

清華簡《傳說之命》夢境試析^{*}

劉國忠

2013年12月,《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叁)》如期出版,本輯清華簡中收錄了六種八篇文獻,特別是其中的《傳說之命》三篇受到了學者們的普遍關注,經研究,這三篇簡文的內容應該就是久已失傳的《尚書》中的《說命》三篇。^{〔1〕} 清華簡《傳說之命》三篇的整理公佈,對於我們瞭解《說命》篇的原貌、傳說的事迹以及商代的歷史文化都具有重要的意義。

傳說是殷高宗武丁時期的著名賢臣,因為輔佐武丁中興而彪炳史冊。關於武丁最初獲知和尋找傳說的情況,《傳說之命》上篇言:

惟殷王賜說于天,用爲失仲使人。王命厥百工尙,以貨徇求說于邑人。……王廼訊說曰:“帝抑尔以畀余,抑非?”說廼曰:“唯。帝以余畀尔,尔左執朕袂,尔右稽首。”王曰:“亶然。”^{〔2〕}

這篇簡文講述了武丁受天命而得傳說,並描述了武丁派人尋找傳說的經過,以及武丁與傳說初次見面時的對話。雖然這篇簡文中並沒有提到做夢的情節,不過,衆多的傳

* 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清華簡《繫年》與古史新探”(項目號:10 & ZD091)以及清華大學文科振興項目“清華簡《繫年》與周代歷史研究”的階段性成果。

〔1〕 李學勤:《新整理清華簡六種概述》,《文物》2012年第8期。

〔2〕 本段的斷句參照了整理報告的成果,並吸收了子居、廖名春等先生的意見,對於個別地方的斷句做了一些調整。

世文獻則不約而同地提到，武丁之所以獲得傳說，得益於一個奇怪的夢。《尚書·說命序》言：“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之傅岩，作《說命》三篇。”有關的情況，《國語·楚語上》曾有所涉及：

昔殷武丁能聳其德，至於神明，以入於河，自河徂亳，於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卿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無所稟令也。”武丁於是作書，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如是而又使以象夢旁求四方之賢，得傳說以來，升以為公，而使朝夕規諫。

文中的“象夢”，很多學者認為是“夢象”之誤，如王念孫云：“當為‘夢象’，謂以所夢見之人作象，而使求之也。《潛夫論·五德志》篇載其事云：‘乃使以夢像求之四方側陋，得傳說，升以為大公。’即用《國語》之文。”〔1〕

關於武丁做夢而得傳說的情況，在司馬遷的《史記·殷本紀》中也有詳細的記述：

帝小乙崩，子帝武丁立。帝武丁即位，思復興殷，而未得其佐。三年不言，政事決定於冢宰，以觀國風。武丁夜夢得聖人，名曰說。以夢所見視群臣百吏，皆非也。於是乃使百工營求之野，得說於傅險中。是時說為胥靡，築於傅險。見於武丁，武丁曰是也。得而與之語，果聖人，舉以為相，殷國大治。

此後，關於武丁夢得傳說的記載一直不絕於書，如王符的《潛夫論》、皇甫謐的《帝王世紀》等，其中《帝王世紀》有兩段記載均與武丁夢傳說有關，其中的一則為：

武丁即位，諒闇，居凶廬，百官總已，聽於冢宰，三年不言。既免哀，猶不言。群臣諫武丁，於是思建良輔，夢天賜賢人，姓傅名說，乃使百工寫其像，求諸天下，見築者胥靡，衣褐帶索，役於虞、虢之間，傅岩之野，名說，登以為相。（《太平御覽》卷八十三所引）。

這則材料同以往的敘述並無二致，不過皇甫謐所述的另外一則材料則詳述了武丁的夢境：

皇甫謐云：高宗夢天賜賢人，胥靡之衣，蒙之而來，曰云：“我徒也，姓傅名說，天下得我者豈徒也哉！”武丁悟而推之，曰：“傅者，相也；說者，歡悅也。天下當有傅我而說民者哉！”明以夢視百官，百官皆非也。乃使百工寫其形

〔1〕徐元誥《國語集解》引。見該書第503頁，中華書局2008年。

象，求諸天下，果見築者胥靡，衣褐帶索，執役於虞、虢之間，傅岩之野，名說，以其得之傅岩，謂之傳說。（孔穎達《尚書注疏》引）

皇甫謐的這一敘述涉及了武丁夢境的具體內容，在此之前的文獻中均未見及，故學者們頗懷疑其真實可靠性，比如孔穎達在引用這條材料後就做了一個按語，認為：“謐言初夢即云姓傅名說，又言得之傅岩，謂之傳說，其言自不相副。謐惟見此書，傳會為近世之語，其言非實事也。”^{〔1〕}已說明這一故事不可信，現在核之清華簡《傳說之命》，可知孔穎達的懷疑是正確的，皇甫謐所述的夢境內容確實並非先秦的原貌。

清華簡《傳說之命》上篇雖然沒有提到做夢，但是如果把簡文一開始所述的“惟殷王賜說於天”與傳世文獻相對比，顯然可知就是指武丁夢見上天把傳說賜給了他。這裏的“天”就是後文中所說的“帝”，而傳說所述的“帝以余畀爾，爾左執朕袂，爾右稽首”的情形正是武丁在夢中所見的情形，武丁用“亶然”一語來回答，證實了他的這一夢境。這個夢境的驚異之處在於，不僅僅是武丁一人做了這個奇怪的夢，而且傳說也做了同樣的一個夢，並且其夢境與武丁密合無間，這可以說是《傳說之命》上篇所告訴我們的一個很有意思的事情。

明白了這一情況之後，我們對於清華簡《傳說之命》的結構就會有一些更深入的認識。

我們知道，傳世的偽古文《說命》三篇是按時間順序來編排的，清華簡的整理者把《傳說之命》定為上、中、下三篇，也容易使人誤認為這三篇是按時間順序排列，但是如果我們仔細閱讀，會發現情況並非如此。由於《傳說之命》的下篇缺失了第一簡，全文又都是武丁的命辭，其背景無法獲知，這裏暫不討論，單從《傳說之命》的上篇與中篇來看，它們的關係極其密切，而且並非是按時間的先後編排的兩篇。

前面我們已經說過，《傳說之命》的上篇敘述了武丁的夢境，而在《傳說之命》中篇的開頭，則說：“王原比厥夢，曰：‘汝來惟帝命？’說曰：‘允若時’。”簡文此處又提到了武丁的夢，很值得注意，這裏所說的“夢”與上篇的夢境是否為一事，需要加以討論。

簡文中的“原”字，整理者引用了《爾雅·釋言》“再也”的訓詁，認為是再一次。不過整理者又引一說，認為此處的“原”或訓為“察”。那麼究竟該如何訓釋，我們需要做一些具體分析。

這句話中的“比”字，簡文中沒有注解，不過已有學者指出，此處的“比”字應當是核對的意思，《周禮·天官·宰夫》有“贊小宰比官府之具”之句，鄭注訓為“校次之”。

〔1〕見《尚書注疏》第189頁，臺灣藝文印書館影印本，2007年。

如果把這裏的“原”字訓爲“再”，全句的意思是武丁再一次向傳說核對所做的夢的情景，但這種理解從道理上是很難說通的。因爲在上篇中，武丁已經與傳說交流過了夢的內容，而且傳說已經正確予以說明，並得到了武丁的首肯；傳說又受命去討伐失仲，並取得了勝利；各種情況都證明，傳說的身份已經無可置疑。而在上篇簡文的最後，已經講到武丁將傳說任命爲公。可見，無論是從語言上、具體行動上，傳說都已經用事實證明了自己就是上天派來輔佐武丁之人，而且武丁已經任命他爲公，對他的身份早已深信不疑，並已予以重用。然而到了中篇，竟然又要重新核實一番傳說的身份，豈非是咄咄怪事？

因此，這裏面最合理的解釋，就是清華簡《傳說之命》的上篇和中篇並非是按時間先後排列的兩篇，而是從不同側重點記載的同一個事件。換句話說，上篇和中篇所記述的武丁與傳說見面的情形，實際上是一件事而已。只不過上篇是圍繞武丁尋找傳說的經過以及傳說討伐失國的歷程來敘述，而下篇的側重點則是記錄武丁對傳說的告誡。

具體來說，在上篇中，武丁所說的話是“帝抑尔以畀余，抑非？”而在中篇裏，武丁的這句話被表述成“汝來惟帝命？”實際上都是圍繞着傳說是否確爲上帝所派來的人而發問，內容完全一樣。而傳說的回答內容，在上篇中是“唯。帝以余畀尔，尔左執朕袂，尔右稽首”。而在中篇中，則成爲“允若時(是)”。前者是肯定回答，並講了夢中的具體情節，而後者則是用三個字進行概括，內容亦完全一樣，只不過上篇有較濃厚的口語色彩，而中篇則更像是一個書面語，因爲中篇重在記錄武丁對傳說的訓誡，因此對武丁和傳說的對話進行了加工和省略，但是內容和主旨則是完全一樣的。因此，我們不能把上篇和中篇看作是歷時的兩件事情，而應看作共時的一件事情的不同記述。

總之，《傳說之命》上篇雖然未講是夢境，但從傳世文獻的相關記載來看，商王武丁是夢得傳說，而且相關的內容也只能是發生於夢中，因此上篇涉及帝賜傳說給武丁的有關記載都是夢境的描述，而中篇的“王原比厥夢”的記載也進一步證實了這一點，上篇的夢境與中篇的夢是同一個事件的不同表述，《傳說之命》的上篇與中篇並非是按時間順序編排的兩篇，裏面有一部分內容是完全重合的，清華簡這兩篇的這一特點，值得我們注意。

二

古人覺得夢是人們心靈的一種感應。在夢中，人的靈魂離開肉體到外面游蕩，因

此他們認為夢中的情境也是一種實在的知覺，並且有很强的預示性，因此古代特別是在上古時期，人們非常重視占測夢的吉凶，形成了多種占夢的方法。據《周禮·春官·大卜》的記載，太卜要掌管三夢之法，即所謂的致夢、觥夢、咸陟。根據學者們的意見，致夢相傳是夏代的占夢法，觥夢是商代的占夢法，而咸陟則是周代的占夢法。當時人們對於夢有了很多的研究，據說在周代，朝廷還專門設有占夢一職，根據《周禮·春官·占夢》的論述，占夢官要“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所謂的六夢，“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1〕即把夢境分成了六種，按照東漢著名經學家鄭玄等人的注解，正夢是“無所感動，平安自夢”，是一種普普通通的夢；噩夢即是“愕夢”，指夢境令人驚愕；思夢則與思念有關；寤夢是一種半睡半醒，似夢非夢，恍惚若有所見的夢境，而且醒來之後還能清楚回憶；喜夢和懼夢則分別是讓人喜悅和恐懼的夢境。可見在先秦時期，人們對於夢的種類已有很多的研究與分析。〔2〕

關於中國古代的占夢，劉文英先生曾做過深入的研究，取得了衆多的成果。〔3〕清華簡《傳說之命》整理出版後，也有學者注意到其中做夢的內容，並對文學史上的“同夢”題材進行了探討，〔4〕這些成果對於我們的研究都很有啟發。

占夢不僅反映個人的吉凶，也往往與政治、軍事等活動密切相關。這方面古代典籍中有許多生動的例子，據說黃帝曾夢見天上刮着大風，把地上的塵垢全都吹跑了；又夢見有人拿着千鈞之弩，驅趕着上萬的羊群。醒來以後，黃帝對這兩個夢的內容進行了占測，認為“風”是號令執政之人，“垢”字去掉“土”則是“后”字，應該有一位名叫“風后”的人可以幫助執掌朝政；能够使用千鈞之弩的人一定是一位“力”大無窮的人，至於能够驅趕上萬群羊的人則是一位“牧”人，所以也應該有一位叫做“力牧”的人。於是黃帝依照這兩個占夢結果去尋求風后和力牧二人，終於在海邊找到了風后，在一個大澤邊找到了力牧。黃帝任用風后為相，任用力牧為將，使國家得到了很好的治理，這是占夢結果影響政治的一個生動例子。〔5〕據說黃帝還因此寫了《占夢經》11

〔1〕見《十三經注疏》影印本，第807—808頁，中華書局1987年。

〔2〕到了東漢時，著名學者王符提出夢“有直，有象，有精，有想，有人，有感，有時，有反，有病，有性”十類，見《潛夫論箋校正》第315頁，中華書局1997年。

〔3〕見劉文英先生的多部著作，如：《夢的迷信與夢的探索》，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精神系統與新夢說》，南開大學出版社1998年；《夢與中國文化》，人民出版社2003年；《星占與夢占》，新華出版社2008年；《中國古代的夢書》，中華書局1990；等等。

〔4〕見朱萍：《清華簡〈說命〉(上)的“同夢”題材初探(提綱)》，“《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與先秦經學文獻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中國傳媒大學，2013年5月11日至12日。

〔5〕見《史記集解》所引皇甫謐《帝王世紀》，見《史記》第一冊，第8頁，中華書局1985年。

卷，而在《漢書·藝文志》中曾著錄有《黃帝長柳占夢》^{〔1〕}11卷，可能就是所說的《占夢經》一書，由於這些書都沒有能夠流傳下來，其內容我們已不得而知。不過，根據學者們的意見，這些書不太可能是黃帝的著作，很可能是後人托黃帝之名而寫的占夢之書。

殷高宗武丁夢傳說的故事更是人們津津樂道的一個占夢事例。現在我們知道，商朝的占夢情形非常普遍，在甲骨文中，商王占測夢的吉凶的記載可謂比比皆是，足見商代占夢之術的盛行，對此學者們曾做過很多的討論。^{〔2〕}因此，後世流傳武丁夢得傳說的故事，可以說有着深刻的歷史背景。

正是由於占夢之術在古代有其特殊的作用，所以《漢書·藝文志》曾總結說：“衆占非一，而夢爲大。”^{〔3〕}意思是說，在各種龐雜的占卜方法中，夢占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種。這一總結使我們看到了占夢行爲在先秦時期的普遍程度，也使我們感受到了占夢之術在先秦思想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不過，清華簡《傳說之命》的夢境內容非常特殊，按照簡文的敘述，武丁與傳說做了同樣的一個夢，而且武丁還因此派人找到了傳說，並予以重用。朱萍先生曾將之與中國古代所說的“同夢”題材相結合起來，指出：

“同夢”，指兩人做同樣內容的夢。“同夢”一詞最早見於《詩經·齊風·雞鳴》：“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但此處“同夢”其實並不一定指兩人做同樣的夢，也可能只指夫妻二人同赴夢鄉。）“同夢”題材在中國古代詩歌、小說、戲曲領域都有分佈。最著名的作品當屬明代湯顯祖的傳奇《牡丹亭》和清代長篇小說《紅樓夢》。《牡丹亭》故事源於男女主人公所做的同一個夢，故曾被人改名爲《同夢記》。《紅樓夢》中描寫賈寶玉與甄寶玉、賈寶玉與林黛玉都曾做過同樣的一個夢。（《紅樓夢》第五十六回、第五回與第九十三回、第八十二回與第八十三回）

中國古代文學中的“同夢”題材，近年來引起學界關注。一般認爲最早的敘事類“同夢”題材作品是《左傳》中的兩段故事（襄公十八年中行獻子與巫泉二人同夢、昭公七年孔成子與史朝二人同夢）。但此次清華簡的發現與

〔1〕長柳據說是一種占夢之術，但是具體情況已經不詳。參劉文英：《中國古代的夢書》第2頁，中華書局1992年。

〔2〕比如胡厚宣先生的《殷人占夢考》（《甲骨文商史論叢初集》第三冊，成都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專刊，1944年）、宋鎮豪先生的《甲骨文中的夢與占夢》（《文物》2006年第6期）等文都結合甲骨文，對於商代的夢與占夢情況做了專門的討論。

〔3〕《漢書》第6冊，第1773頁，中華書局標點本。

研究,將“同夢”題材作品上溯到《尚書》……〔1〕

經過研究,朱萍先生指出“清華簡《說命》(上)不但生動完整地敘述了一個‘二人同夢——證夢——驗夢’的故事。而且是雙重證夢,最終驗夢。後世小說戲曲‘同夢’題材作品的敘事情節都沒有達到如此豐富曲折的程度”,〔2〕其結論已經給我們很好地總結了清華簡《傳說之命》上篇在夢占研究方面的重要意義。

朱先生的這一研究很有意義,〔3〕但是其中的一些內容還可以做進一步的補充。實際上,關於同夢的題材還有更早的記載,而且與《傳說之命》的內容有驚人的一致之處,這就是周文王夢得姜太公的故事。

周文王獲得姜太公的故事也是幾千年來人們不斷談說的一個重要話題。據說周文王也是先夢見太公,然後在渭水之濱找到他的。文王夢太公的故事有不同的版本,其中最為重要的記載當屬西晉時期發現的汲冢竹書《周志》中的有關內容。《周志》雖然後來已經不存,但是在西晉太康十年(289)所立的《齊太公呂望表》一碑中曾有引用,〔4〕其內容是:

太康二年,縣之西偏有盜發冢,而得竹策之書……其《周志》曰:“文王夢天帝服玄襪以立於令狐之津,帝曰:‘昌,賜汝望。’文王再拜稽首。太公於後亦再拜稽首。文王夢之之夜,太公夢之亦然。其後文王見太公,而詢之曰:‘而名為望乎?’答曰:‘唯,為望。’文王曰:‘吾如有所見於汝。’太公言其年月與其日,且盡道其言,‘臣以此得見也。’文王曰:‘有之!有之!’遂與之歸,以為卿士。”

這個夢境以及兩人同夢的情形與清華簡《傳說之命》上篇可謂是驚人的一致,二者對比,不難發現,《傳說之命》上篇所說的“天”或“帝”,實際上就是《周志》中所說的“天帝”,這一點也可以祛除一些學者對於清華簡《傳說之命》上篇“天”“帝”不同稱謂的困惑,〔5〕由於《周志》的這個故事與《傳說之命》完全吻合,也有助於我們瞭解清華

〔1〕《清華簡〈說命〉(上)的“同夢”題材初探(提綱)》。

〔2〕《清華簡〈說命〉(上)的“同夢”題材初探(提綱)》。

〔3〕關於中國古代文學作品中“同夢”題材的討論,筆者看到的最新有關論作,尚有張嵐嵐《明清傳奇“互夢”母題研究》(《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13年第6期)、王淩《古代小說“同夢”情節類型淺談——以唐傳奇和〈紅樓夢〉為中心》(《明清小說研究》2008年第4期)、王淩《〈紅樓夢〉中“同夢”情節審美功能初探》(《紅樓夢學刊》2008年第3期)等。

〔4〕《齊太公呂望表》又稱《呂望表》、《太公望表》,西晉太康十年(289)三月十九日所刻,現已失,僅存拓片。

〔5〕詳見單周堯先生《清華簡〈說命上〉箋識》所引用的諸家意見,《揚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2期。

簡《傳說之命》的內容。

那麼，先秦時期為什麼會流行武丁與傳說、周文王與姜太公同夢這樣的故事呢？我們覺得，這主要是商周時期強調和塑造神人一致、君臣同心、心意相通的明君與賢臣關係的需要。正如《關尹子》所言：“世之人以獨見者為夢，同見者為覺，殊不知精之所結，亦有一人獨見於晝者；神之所合，亦有兩人同夢於夜者。”〔1〕武丁與傳說、文王與太公同夢的故事，可能正是因為這種需要而塑造的典型事例。

（本文的第一部分係與程薇合寫。全文曾在 2014 年“《尚書》與清華簡”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宣讀）

（劉國忠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出土
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 副教授）



〔1〕見《關尹子·六七篇》第 43 頁，中華書局 1985 年。